

五十六

她要你给她看手相。她有一双柔软的小手，一双小巧的非常女性的手。你把她手掌张开，把玩在你手上，你说她性格随和，是一个非常温顺的姑娘。她点头认可。

你说这是一只多情善感的手，她笑得挺甜蜜。

表面上这么温柔，可内心火热，有一种焦虑，你说。她蹙着眉头。

她焦虑在于她渴望爱情，可又很难找到一个身心可以寄托的人。她太精细了，很难得到满足，你说的是这手。她撇了一下嘴，做了个怪相。

她不止一次恋爱——

多少次？她让你猜。

你说她从小就开始。

从几岁起？她问。

你说她是个情种，从小，就憧憬恋情，她便笑了。

你警告她生活中不会有白马王子，她将一次又一次失望。她避开你的眼睛。

你说她一次又一次被欺骗，也一次又一次欺骗别人——她叫你再说下去。

你说她手上的纹路非常紊乱，总牵扯着好几个人。

啊不，她说了声。

你打断她的抗议，说她恋着一个又想另一个，和前者的关系并未断绝，又有新的情人。

你夸大了，她说。

你说她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又不自觉，你并未说这就不好，只说的是她手上的纹路。难道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吗？你望着她的眼睛。

她迟疑了下，用肯定的语气，当然什么都可以说。

你说她在爱情上注定是不专注的。你捏住她的手骨，说你看的不仅是掌上的纹，还看骨相。说只要捏住这细软的小手，任何男人都能够把她牵走。

你牵牵看！她抽回手去，你当然捏住不放。

她注定是痛苦的，你说的是，这手。

为什么？她问。

这要问她自己。

她说她就想专心爱一个人。

你承认她想，问题是她做不到。

为什么？

你说她得问自己的手，手属于她，你不能替她回答

你真狡猾，她说。

你说狡猾的并不是你，是这小手太纤细太柔软，太叫人捉摸不定。

她叹了口气，叫你再说下去。

你说再说下去她就会不高兴。

没什么不高兴的。

你说她已经生气了。

她硬说她没有。

你便说她甚至不知道爱什么？

不明白，她说她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你让她想一想再说。

她说她想了，也还不明白。

那就是说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爱的是什么。

爱一个人，一个特别出色的。

怎么叫特别出色？

能叫她一见倾心，她就可以把心都掏给他，跟他随便去哪里，那怕是海角天涯。

你说这是一时浪漫的激情——

要的就是激情！

冷静下来就做不到了。

她说她就做了。

但还是冷静下来，就又有了别的考虑。

她说她只要爱上就不会冷静。

那就是说还没有爱上。你盯住她的眼睛，她躲避开，说她不知道。

不知道她究竟是爱还是不爱，因为她太爱她自己。

不要这样坏，她警告你。

你说这都是因为她长得太美，便总注意她给别人的印象。

你再说下去！

她有点恼怒了，你说她不知道这其实也是一种天性。

你这什么意思？她皱起眉头。

你说的是意思是只不过这种天性在她身上特别明显，只因为她太迷了，那么多人爱她，才正是她的灾难。

她摇摇头，说拿你真没有办法。

你说是她要看手相的，又还要人讲真话。

可你说的是有点过分，她低声抗议。

真话就不能那么顺心，那么好听，多少就有点严峻，要不，又怎么正视自己的命运？你问她还看不看下去？

你快说完吧。

你说她得把手指分开，你拨弄她的手指，说得看是她掌握她自己的命运还是命运掌握她。

那你说究竟谁掌握谁呢？

你叫她把手再捏紧，你紧紧握住，将她的手举了起来，叫大家都看！

众人全笑了起来，她硬把手抽走。

你说真不幸，说的是你而不是她。她也噗哧一笑。

你问还有没有谁要看的？姑娘们全都沉默。这时一只长手指的手掌伸了过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说，你看看我。

你说你只看手相，并不看人。

叫你看看我的命运！她纠正你。

这是一只有力的手，你捏了捏。

不许说别的，你只说一说我有没有事业。

你说你说的是这手挺有个性。

你就简单说说我事业上能不能成功？

你只能说这是一只有事业的手，有事业并不一定等于成功。

不成功还算什么事业呢？她反驳你。

说有事业也可以是一种寄托。

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没有野心。

她松了口气，僵硬的手指跟着松弛了。是没有野心，这她承认。

你说她是个倔强的姑娘，只缺野心，并不想支配别人。

是这样的，她咬了咬嘴唇。

事业往往同野心又分不开，对一个男人来说，说他有野心就是说是个有事业的人，野心是事业的基础，野心无非要出人头地。

是的，她说，她不想出人头地。

你说她只想肯定自己，她不算漂亮，可心地善良。事业的成功总少不了竞争，由于她过于善良，也就打败不了对手，自然也不会有出人头地的意义上的成功。

她低声说她知道。

有事业不一定成功也还是一种幸福，你说。

可她说那不能算幸福。

事业上不成功不等于没有幸福，你一再肯定。

那你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

你指的是感情上的。

她轻轻嘘了口气。

你说有一个人偷偷爱她，可她并不重视，甚至都没有想到。

那你说是谁？

你松开她的手说，这就得好好想一想。

她睁大眼睛，凝神的当口众人又都笑了，她于是不好意思，也埋下头笑。

这真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姑娘们都围拢你，纷纷伸出手来，争着要你给他们看相。你说你不是算命先生，你只是个巫师。

巫师，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女孩子们都叫。

不，我就喜欢巫师，就爱巫师！一个姑娘搂住你，伸出一只胖乎乎的手。看看，我有钱还是没钱？她挡开别的手说，我才不管什么爱情和事业，我只要一个丈夫，一个有钱的丈夫。

找一个老头子不就得了？另一个姑娘嘲笑她。

为什么非要找个老头？胖手姑娘反驳她。

老头一死，钱不都归你？再去找你爱的小伙子。这姑娘有点尖刻。

要就不死呢？那不惨了？别这么坏啊！胖手姑娘冲着那女孩子去。

这肉乎乎的手非常性感，你说。

所有的人都拍手，吹口哨，叫好。

你看手相呀！她命令道，大家不许打岔！

说这只手性感，你一本正经，意思是这手招来许多人求爱，弄得都难以选择，不知如何是好。

有的是人爱这倒不坏，可钱呢？她嘟囔着嘴问。

众人跟着都笑。

不求钱而求爱的却没有爱情，追求钱的没钱却有的是人爱，这就是所谓命运，你严正宣告。这命就够好的啦！有个女孩子叫道。

胖手姑娘耸耸鼻子，我没有钱怎么打扮自己？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怕没有人要？

说得对！姑娘们一起附和。

你呀，就想要女孩子们全围着你转，你真贪心！一个姑娘在你背后说，你爱得过来吗？

可你向往那么个快快活活的夜晚，你说你哪只手都爱，哪只手都要。

不，不，你只爱你自己！一只只手都挥舞着，抗议，喊叫。